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禧年文集



畫龍壁

李少儒
著

15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

畫龍壁

李少儒 著

主 編 司馬攻

責任編輯 陳博文 曾 心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畫龍壁

จิตรกรรมผนังมังกร

作者 李少儒

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

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

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

開本 787 X 960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4 - 87791 - 1 - 4

定價：泰幣 30 銖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八十多年來，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泰華作者在不太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自強不息。

六十年代以前，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作品在報刊發表後，心願已足，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

七十年代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以及“世界華文文學”芻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

十多年來，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

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為數也相當可觀。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出版了不少書刊，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到目前為止，泰華還沒

HW 4/65/06

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

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作者多，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實難下定論。

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因此，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的作者包括老、中、青。內容以短篇小說、微型小說、散文、雜文、新詩、譯作爲主。

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以精簡爲編輯綱要，以輕巧爲叢書樣式。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差錯、匱缺實屬難免。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

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

顧問： 吳 佟 胡惠南
主 編： 司馬攻
副主編： 夢 莉
編 委：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
 白 翎 黎 毅 洪 林
 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
 陳 靜 林 牧 子 帆
 陳小民 鄭若瑟

泰華作協千禧年又叢書目

荔枝奴	司馬攻	黑本子與紅葉	陳小民
在水之濱	夢 莉	龍城河畔	若 萍
海憶	陳博文	小木船的傳說	藍 燄
20世紀泰華掌故	胡惠南	畫龍壁	李少儒
這裡的夜靜悄悄	白 翎	淑德在儒修	修 朝
春遲	黎 毅	心花朵朵	莊 牧
狗精傳	倪長遊	我家有女初長成	范模士
橋	老 羊	山洪	沈逸文
故鄉水情悠悠長	洪 林	情系故土	劉助橋
奇石	馬 凡	一手沒公開資料	林文輝
一罐老菜脯	曾 心	三朵花	毛 草
大山的足印	林 牧	紅木棉	夏 煌
畫霧	子 帆	歸宿	鄧澄南
雙根苦果	林光輝	偷香	詩 雨
岔道口	劉 堪	置彈	南 君
情結		問情爲何物	曉 雲

1336.15
S819

目 錄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文論·藝評

龍年我問…………… 1

“壯懷筆墨·沉痛美詞”…………… 7

微笑的國土上翱翔…………… 24

傳統筆墨·時代思潮

——中國當代傳統藝術精神的開拓者…………… 52

“啊！此刻我看到了光！”

——我對中國青年藝術家張可欣的觀感…………… 57

詩詞

滿庭芳…………… 61

浣溪紗…………… 62

念奴嬌…………… 63

無題…………… 64

詩劇

月魄詩魂…………… 68

湄南河交響曲…………… 80

龍年我問

●千禧龍年。我們該擬定心理把它看成封建崇拜的吉祥之神？我們難道不懷著真摯的反思和清醒的科學判斷而面對強大的歷史大轉變而自我解剖？讓世紀之光，照亮我們民族思想的閃電？

假如跨進新世紀迎接龍年不是一句新口號的話，那麼，泰華數以千計的各種各樣由泰籍華人成立的團體，是否面向龍年而挾著具創新的、有利於世界人類的智慧與行動的計劃，向千禧龍年報到？還是對現實自陷於全然沒有感覺；一唱一和，任由感染？

事實上，千禧龍年是把血淋淋的客觀事實，用一種粗魯可笑的行為模式加以包裝。是不是踏上新世紀的龍年就認為公開屠殺的“名義和平”，已經宣佈完全停止上演？還是漸告一段？還是再設計另一個後現代的，或超現代的文明思想價值體系，向有心人發出超世紀的諾貝爾大獎？

不用懷疑，現代人都向精神文明繳白卷，現代人並沒有嚴肅地把行過二千年來的歷史面貌和事典作認真的剖驗，是否能向世人公開一張說明書，說明有些科學家還是不斷地尋求世界強權而貢獻畢生精力！而且不斷研究製造新世紀更有效的地球分裂感；更殘酷的人類悲離感使更多的文明思想被推落黑暗的絕谷……。然而，現代人還相信這是屬於個人的權利，是個人的自由！甚至向這種描繪人權價值判斷的“缺陷美”舉手！認為比要求和平圓滿而必須付出血是一個聰明的選擇。

●面對龍年，敢於攤開傳統文化心理與時代文化對照，敢以自我暴露“國粹心理”的病態。

當人們高唱千禧龍年，祝願人類和平幸福的慶賀聲中，就認為這些美麗吉祥的詞語便是人類一個幸福新紀元的開始，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我毫不懷疑這些吉祥的粉飾之詞是反映人們對整個社會秩序；甚至關心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結構的反面心態的諷喻，是新世紀未曾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作家沒有創新的文學環境，新世紀並沒有新世紀的素質的反面冷嘲。

泰華文學藝術浸淫於商業價值的輪迴盤，旋轉不息不止的心態中，是盡量迴避文明精神腐化的正面，任由文學藝術攀附商業權力的濫調，縱使釀成學術思

想之流亦抱著無聲勝有聲的阿Q精神而自得。

●我們再沒有理由不以正確的文化認知，去面對客觀困境而調整筆鋒，戳開一條新的血路。

現在，是不是需要反思？——泰華文化工作者早已染上“商業習性”和“虛榮感情”，泰華文學是否還能夠產生新的力量，改變舊風氣的存在而努力？泰華文化界有識之士是不是應有力挽狂瀾的新的開創力？還是當一位泰華社會紅塵中任捏不破、任數不厭的文化唸珠？文學創作，是不是應該與社會建立密切的關係？創作“功能”與創作“目的”，是不是應該被視為人類社會人文價值的工程師，向社會秩序不斷滑下腐極而興起新的開創力？

泰華文化界“純文學”與“商業文學”，都很熱中於擴張，令多少愛好文學者把寶貴的時間陪葬？精神被剝奪？多少大好大塊文學版立大量生產風月文化，而讀者也，情甘意願被聲色文字所馴服！兒童文學、教育版、科學、美術、理論、諷世雜文、時事論文……近乎枯竭，近乎絕種狀態！科學世紀的進展是否對人類文明突然發爆把所有的文化都用商業複製？任資訊爆炸，讓作家和讀者站在創作的岔口看日起日落？

●“若簽約詩評家與詩人的微笑協定”，難道不

是一項“詩歌底線”的選擇？

掃描泰華詩歌不斷複印的風景，向傭服經濟的複製人乞捨幾聲鼓掌，這不是使人眼睛受虐待麼？新的龍年不是詩人應該緊抱樂觀態度、自譜進行曲，審視詩歌從一元性的正統中，流向多元的向勢，那不是詩人與時間跨越的新姿麼？泰華詩人不是在最絕人性光輝的時刻，迎向最寒峭而且要自己腳踩寂寞，手撥腐朽而醒覺起航？千禧龍年的泰華詩人是應該抱著開創力量，以動天地的心靈走向地獄的開始……

●人類再不是為生存而發展求得的滿足，須融匯不同層次的精神文明而再創新。

迎來千禧龍年的開始，泰華華文教育風華正茂，而洶湧過來一波又一波的華教訊息潮，都令人驚覺它是一座靠現代商業激情架構的大牌樓：泰華教育史的時代大書架上還有一套的空位。

我們歌唱龍年，不就應該與龍年同步上新的教育工程？把中國老傳統的德智並重的教育觀賦予以人類為主體思想的新定義？它是支持文明精神不隨物質變動的構成時間是完整的。偏重商業教育卻是放棄以人類精神文明為主體，帶動物質的繁榮而支配人類和社會。它只有求得掌握和霸有。試問：“教育功能”與“教育目的”怎可不在龍年被提名列為社會秩序的首

要？“功能”與“目的”雖是“差異”，但不能“相拒”，而是“相融”，在龍年時代這是不容“偏取”更不是“代替”！

君不見中華民族瀾瀾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多少胸懷大志、愛國愛民的偉大風雲人物成爲千年不朽的中華魂？

地球不是屬於人類的麼？人類是地球的建設者、勞動者、創造者，重視人類的整體思想的教育觀，正是人類全球性的大運動。

我沒有一臂掌開中國的“爲民立命”、“爲國培材”的教育壯觀。然而，我們可以不深入暗視泰華當前單邊性的“商業效應”的教育路線所映現出不健康的色彩！問：“一位受過當代高等教育的青年，試問千禧龍年予人類的時代使命在哪裡？

“商業興教”而效應“經濟利益”的功利狂熱，成爲泰華華文教育神聖的信念！學子失落秉正倫理觀念，失落了民族感情。這樣，菁菁學子必將成爲“自發性”的“學而致利”的信念作犧牲品！問社會秩序、政治民生、知識青年又能對這些大事創造出怎樣的貢獻？所謂“時代精英”，變成“智利權威”！

君不見人類歷史皆以人類的愚昧鬥爭而匯流的鮮血所寫成者，君不見核武縱橫，毒品氾濫，災難威脅

人類生命而不放過一草一木！學子重智而不重立志。
志不正智又何以從？

歷史便是教科書，不懂歷史便不知本。不熟讀歷史，何辦忠奸？沒有歷史觀念，何來家庭觀念和民族感情，失去民族感情又何有國家觀念？“望子成龍”，成商業化的個人利益之龍？——當前必須是成爲“群體文明，科技共榮”的新世紀之龍。

●我們是流落海外的龐的傳人，我們不是時刻都與龐的國土、龐的歷史同呼吸？我們不願國恥再續，我們不願國殤重演！我們海外赤子擁護龐的國土：“一筆消干戈”，“杯酒化恩仇”。這部新龐年的歷史應有我們的名字刻在第一章。

“壯懷筆墨·沉痛美詞”

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與——現代：羅門：“麥堅利堡”聯展
：“凡戰爭都超越戰爭的偉大……。”
：“行仁，就可以不染血麼……”

● “詩的擁有”

人類創造歷史。詩歌也隨人類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而形成，而流蕩，而變奏！任何一個世紀，任何一個歷史的過程，都是舊觀念與新觀念的對立，抗拒力量與保守力量的對立，兩者衝破阻力之間而激發新生的力量，繼而躍向新的前面。

不過，歷史卻證實，舊文學的潮退，不是宣佈消失，而是給新生予衝力！它仍有被保存的地方，因為它還是新力量構成的要素——在新舊對抗而造成的空白，而承續之間的銜接因素等。

當舊的傳統形式消失後，自然人們便對新模式的
需求，而且是充滿著強烈的探索心理，還加上西方的
現代運動的衝激。不過，在西方，凡一個運動的擡起，
便足以使一個存在的秩序破產，也可以影響整個價值
觀念改變過來，甚至對傳統的加以排斥！然而，中國
不致如此（其實也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傳統哲學已
經在矛盾之間，開闢一個海闊天空的地帶。而且經過
以東方文化的特色加以保養，那即是：“容納”，“再
化生”，使新舊之間能夠統一取向，而平均了適應時
代的步伐！

因此，站在中國詩學論詩，它有一個塔型的蓄勢
——“唐人學漢魏而變漢魏。宋人學唐而變唐……使
不變，不足為唐，不足為宋。”根據這點結論是：“今
古各領時代風騷。”

筆者純以中國詩論與傳統哲學相結合，把唐時李
華的“弔古戰場”與現代的羅門詩人代表作“麥堅利
堡”相提並論，便是基於上述這個論點。

● “詩的蓄勢”

從“弔古戰場”一文中可以體認到作者有著一股
“自我投入”的意識。這種自我的存在，沒有道德秩
序世界的指令，也沒有智識性的邏輯所局限。他的自

我投入完全是建立於人性良知的呼喚，他把自我的認知：感情、意志的能動性都投入於詩境中的古戰場！他以生命出入於戰場中去體驗，去發掘到人類生命存在哲學的反思。把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人性一再折合，一再觀照而產生整體的人生價值觀。然後，詩人一再提昇到人性的思考而展現天下戰場對人性的總結：詩人因此以自我投入的精神從體驗中摸到一塊塊的血跡斑斑的詩句，用一雙晝夜不眠的詩眼，當著人類面前證明了當戰爭被詩劍解剖以後的肺腑。同時敲響詩鐘搖醒了人類對戰爭應抱一顆善感的心——在不能不承受之中而蓄好轉化和平的驅動力！

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詩人在譜好和平的主旋律之時便是敢於叛逆於現實的選擇！在求索人類生命型態的圓滿中，使“弔古戰場文”充滿了社會精神和強大的詩的生命力！

● “古典的儲蓄”

中國的古典文學中有很多超越時空的名作，都有它富於氣魄的涵蓋性——發揮詞句基型簡單的組合。概括地，涵蓋大幅度的具象，和繁複的意象，穿越現實的感受與想像，在無限的時空間展現一個又一個壯大的景容和概念。